

闪烁的  
微光

□徐玉向

一个下午，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老家博物馆的展厅里，皮鞋与大理石地面碰撞出空洞的回响。忽然，一簇细碎的银光刺入眼帘——那是块躺在丝绒展台上的陶片，不过掌心大小灰褐的陶土里嵌着星星点点的云母。

我情不自禁地俯身细看，鼻尖几乎贴上冰凉的玻璃。展柜里的陶片上，一张圆润的笑脸正穿越7300年的时光与我相对。弯月般的眉毛下，那双用骨针刻出的眼睛含着永恒的笑意；微微上扬的嘴角旁，十个排列整齐的穿孔组成神秘的纹样。

恍惚间，玻璃展柜化作淮河平静的水面。那时的淮河流域，正值新石器时代鼎盛期。母系氏族社会里，女性掌握着制陶、纺织、采集等重要生产技能。那个微笑着的陶塑女子，或许正是氏族中的制陶能手。她用掺了云母的黏土塑造神像，用骨针在脸上刻出庄严的纹样——那不是取悦他人的装饰，而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。

想象她跪坐在半地穴式的房屋前，身旁堆放着待烧的陶坯。孩子们在附近的草地上追逐嬉戏，年长的女性正在教导少女们辨认可食用的植物。她的衣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那是成年的标记，是氏族认可的勋章。当她微笑时，眼角的纹路会舒展开来，像淮河水面的涟漪。

“这是双墩文化的典型器物。”解说员的声音突然惊醒我的幻梦。身边不知何时围拢了一群小学生，他们呼出的白雾在展柜上凝结又消散。“老师，她为什么要脸上打洞？”扎羊角辫的女孩踮着脚发问。“就像你们贴亮片一样，这是远古的妆容。”女教师回答时，我注意到她眼角精心描画的眼线。

几时乡下的夏天，女孩子们最爱用凤仙花染指甲。邻家的姐姐总是采来园子角落里的凤仙花捣碎后敷在指甲上，待指甲成了淡淡的橘红色，她便伸着十指在阳光下炫耀，眼里跳动着得意的光芒。

“我妈讲女孩子要文气点，要学着收拾家务，我才不要。”她撇撇嘴，但染指甲时却格外认真，仿佛这抹红色是她对抗命运的唯一武器。在那个村庄里，早早出嫁是大多数女孩的宿命。她母亲的手指关节粗大，是常年在冷水里洗衣的结果。

走出博物馆时，看见一对新人在广场上拍婚纱照。新娘的妆容精致如瓷娃娃，裙摆铺展如云霞。摄影师喊：“新郎搂住新娘的腰，对，笑得开心点。”那笑容与陶塑人像何其相似，只不过，前者凝固了7300年……

暮色渐浓时，我最后望了一眼那个纹面陶俑。7300年过去，我们依然在重复着相似的事情，用凤仙花汁，用云母粉，用高光粉底；在陶器上刻画，在肌肤上刺绣，在手机里修图。变的只是工具，不变的是那颗渴望被看见的心。

走出博物馆时，商场外墙的屏幕正在循环播放口红广告。鲜艳的唇色在夜色中跳动，像远古篝火的余烬。7300年前那个纹面女子，几时乡下那个邻家姐姐，还有此刻站在霓虹灯下的我们，都是同一条星河里的星辰，用各自的方式在时光的长河里闪烁着微光。

风且吟听

□松杉

暮色漫过艾布盖河的河床时，我总想起查干哈达草原的炊烟。那些混着牛粪味的灰白雾气，在草原的暮色里浮浮沉沉，像极了记忆里不肯散去的影子。1963年的夏天，我出生在这片被风反复抚摸的草原上，脐带剪断的那一刻，大概就有草原的馨香钻进了肺叶——达茂旗查干哈达的风，从来都是这样霸道，却又让人一生牵挂。

查干哈达的冬天是从驼毛袜子开始的。霜降刚过，母亲就把晒干的驼毛塞进粗布袜筒，针脚走得又密又深，像草原上蜿蜒的车辙。她总说：“脚暖了，浑身就暖了。”可真正的严寒来临时，即便是三层驼毛袜子，也挡不住白毛风的穿透力。那些从蒙古高原卷来的风雪，带着冰碴子抽在脸上，疼得像被马鞭子抽过，耳朵尖先是发麻，接着就失去知觉，等回到屋里靠近牛粪火炉，才会有针扎似的刺痛漫上来——那是冻僵的皮肉在慢慢苏醒。

我家的土坯房矮矮地伏在草原上，像只蜷着身子的老绵羊。每年腊月，大雪总会把后墙埋半截，清晨推开房门，积雪能没过膝盖。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，抄起铁锹在门前挖雪道，铁锹插进雪堆的声音格外清脆，在寂静的清晨里传得很远。我们跟在后面，用小铲子把雪堆成矮墙，阳光出来的时候，雪堆会折射出细碎的光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。有一年雪特别大，父亲挖着挖着突然笑了，他指着屋顶说：“你看，爬上这雪堆就能上房了。”果然，门前的雪堆已经与屋檐齐平，我踩着松软的雪爬上去，能摸到屋顶上晾晒的牛粪，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硬的牛粪饼，带着淡淡的草香。

学校的教室比家里更热闹。30多个孩子围着铁皮火炉，炉子里塞满了晒干的牛粪，火苗蹿得老高，把铁皮烧得通红。我们的哈气在玻璃窗上凝成霜花，画满歪歪扭扭的小羊和云朵。老师讲课的时候，声音里总混着柴火“噼啪”的声响，偶尔有火星溅出来，落在砖地上，烫出小小的黑印。下课铃一响，男孩子们就往屋外冲，把冻得硬邦邦的羊拐骨掏出来，在雪地上摔得“啪啪”响。女孩子们则挤在火炉边，用冻红的手指翻着课本，油墨的香味混着牛粪的烟火气，成了冬日里最温暖的味道。

有一次我在雪地里追一只白兔，跑着跑着就迷了路。风卷着雪片打在脸上，辨不清方向，棉裤冻得硬邦邦的，像套了层铁皮。我蹲在雪地里哭，眼泪刚流出来就冻成了冰碴。后来是牧民巴图大叔骑着马找过来，他的皮大衣下摆扫过雪地，的连窝。

□运计彬

又是一年麦收忙，阳光火辣辣地倾泻在无垠的河套平原上，那金黄的麦浪宛如大地铺开的锦缎。金马湖畔，芦花飘香，百鸟翔集。乡村人家，炊烟袅袅，清风徐来，送来缕缕麦香。

收割机在金色的舞台上轻盈跳跃，飞舞的利刃劈波斩浪，将随风摇曳的麦穗拥入怀抱……每当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我便想起童年麦收时的情景。

初伏的河套，当第一缕晨光照射天际的时候，割麦的火热大幕便悄然拉开。我家五口人，我最小，平日里父母总是宠着我，哥哥们也宠着我，但到了麦收时节，大家一视同仁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我初一暑假时第一次割麦，像“小大人”一样，头戴草帽，脖系毛巾，弓腰低头，右手握镰，左手揽麦。

炎热的天气，滚烫的热浪，汗水从额头滑落，我们挥舞着镰刀在麦浪中穿梭……

“割麦打场，三伏晒粮。”连续高强度的劳作，展现了河套农民的坚韧，以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。从麦熟到卖粮的整个三伏天，人们每天都是起早贪黑，田野里衣的结果。

走出博物馆时，看见一对新人在广场上拍婚纱照。新娘的妆容精致如瓷娃娃，裙摆铺展如云霞。摄影师喊：“新郎搂住新娘的腰，对，笑得开心点。”那笑容与陶塑人像何其相似，只不过，前者凝固了7300年……

暮色渐浓时，我最后望了一眼那个纹面陶俑。7300年过去，我们依然在重复着相似的事情，用凤仙花汁，用云母粉，用高光粉底；在陶器上刻画，在肌肤上刺绣，在手机里修图。变的只是工具，不变的是那颗渴望被看见的心。

走出博物馆时，商场外墙的屏幕正在循环播放口红广告。鲜艳的唇色在夜色中跳动，像远古篝火的余烬。7300年前那个纹面女子，几时乡下那个邻家姐姐，还有此刻站在霓虹灯下的我们，都是同一条星河里的星辰，用各自的方式在时光的长河里闪烁着微光。

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他把我裹进怀里，胡皮帽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睫毛上全是白霜。在他怀里舒服极了，我闻着他身上的马奶酒味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已经躺在自家的热炕头，母亲正用融化的雪水给我泡冻僵的脚，水里面漂着花椒，把整个屋子都熏得暖融融的。

草原的夏天是突然降临的。前一天还穿着棉袄，一场透雨过后，艾布盖河就涨了水，河边的芨芨草一夜之间蹿高半尺，绿得能拍出水来。查干哈达的牧场，像是被谁掀开了蒙着的灰布，一下子就鲜亮起来。羊群在远处的坡上滚动，像撒了一地的珍珠，牧人的勒勒车在草地上碾出浅痕，车轴转动的“吱呀”声，能顺着风飘出老远。

那时候的艾布盖河是活的。河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，阳光照在水面上，碎银似的晃眼。我们放学后，书包一扔



查干哈达牧场 文俊 摄

就往河边跑，脱光衣服跳进水里，惊起一群群小鱼。河岸的沙地上长满了沙葱，掐一把洗干净，撒点盐就能嚼，带着股清冽的辛香。最让人惦记的是雨后的草原，蘑菇像撑着伞的精灵，从草丛里冒出来，白的、黄的、带花纹的，采满一篮子回家，母亲会用黄油煎得金黄，香味能飘到隔壁家。

艾布盖河东岸的坡地上，长着成片的红豆蔻。其实那是一种低矮的灌木结的果实，红得像玛瑙，摘一把塞进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带着点土腥味。我们总在放假的午后去摘，口袋装得鼓鼓囊囊，回家的路

弹簾，转眼就没了踪影。

学校的火炉总是比家里的旺。教室后排坐着半人高的牛粪堆，值日生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生火，烟顺着铁皮烟囱往上冒，在教室的房梁上绕几个圈，才从窗缝里钻出去。冬天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能看见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跳舞，混着同学们呵出的白气，像一幅生动的画。

我总在上课时想起查干哈达的炊烟。母亲烧火时喜欢把干牛粪掰成小块，塞进灶膛里，火苗舔着锅底，锅里的土豆在沸水里“咕嘟”响。午饭大多是土豆炖

西瓜，泡着烙饼吃，别提多香了。大人们玩着“狼吃羊”的游戏，孩子们满世界地捉蜻蜓逮蝴蝶，一片欢乐的海洋。待碾子碾过几轮，麦秆被碾得稀碎。大伙儿分工协作开始起场，拉的拉，推的推，扫的扫，把籽粒堆成小山。一番忙活下来，个个灰头土脸，恨不得马上跳进金马湖痛痛快快地洗一澡。

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“抢场”，所谓“抢场”，就是抢抓收入，一个“抢”字，道尽麦收的紧张与繁忙。在那段岁月里，农家孩子秋天上学的报名费全是卖粮换来的，这是河套人家丰收季里的第一笔收入。我至今记得大学开学时的报名费是卖麦子的收入。

打场最怕“吃烙饼”，有经验的农民会看云识天气。朝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，也有前一天听天气预报的，但这个“局部地区”似乎从来没有晴朗过。老天爷最是喜怒无常，刚才还是阳光灿烂，瞬间就乌云密布。一

## 查干哈达的炊烟

上就吃得差不多了，舌头被染成紫红色，互相看着笑。有一次我在灌木丛里发现一窝沙鸡蛋，淡青色的蛋壳上有褐色的斑点，小心翼翼地捧回家，母亲用棉花裹着放进鸡窝，没过几天竟孵出三只毛茸茸的小鸡，长大一点就跟着母鸡在院子里啄虫子，成了整个夏天最热闹的景象。

草原的雨来得急，往往是天边先滚过几声闷雷，接着乌云就压了下来。我们在山坡上放羊时，看见雨帘从远处的地平线涌过来，像巨大的白布单子，瞬间就把草原罩住。雨点砸在草帽上“噼啪”响，草叶上的水珠顺着脖颈往下流，凉丝丝的。雨停了，空气里全是青草和泥土的气息，远处的羊群像被洗过一样，白得发亮。这时候最容易遇到黄羊，它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坡上，竖着耳朵看我们，只要稍微一动，就“腾”地一下窜出去，四条腿像安了

弹簾，转眼就没了踪影。学校的火炉总是比家里的旺。教室后排坐着半人高的牛粪堆，值日生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生火，烟顺着铁皮烟囱往上冒，在教室的房梁上绕几个圈，才从窗缝里钻出去。冬天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能看见无数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跳舞，混着同学们呵出的白气，像一幅生动的画。

我总在上课时想起查干哈达的炊烟。母亲烧火时喜欢把干牛粪掰成小块，塞进灶膛里，火苗舔着锅底，锅里的土豆在沸水里“咕嘟”响。午饭大多是土豆炖

西瓜，泡着烙饼吃，别提多香了。大人们玩着“狼吃羊”的游戏，孩子们满世界地捉蜻蜓逮蝴蝶，一片欢乐的海洋。待碾子碾过几轮，麦秆被碾得稀碎。大伙儿分工协作开始起场，拉的拉，推的推，扫的扫，把籽粒堆成小山。一番忙活下来，个个灰头土脸，恨不得马上跳进金马湖痛痛快快地洗一澡。

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“抢场”，所谓“抢场”，就是抢抓收入，一个“抢”字，道尽麦收的紧张与繁忙。在那段岁月里，农家孩子秋天上学的报名费全是卖粮换来的，这是河套人家丰收季里的第一笔收入。我至今记得大学开学时的报名费是卖麦子的收入。

打场最怕“吃烙饼”，有经验的农民会看云识天气。朝霞不出门，晚霞行千里，也有前一天听天气预报的，但这个“局部地区”似乎从来没有晴朗过。老天爷最是喜怒无常，刚才还是阳光灿烂，瞬间就乌云密布。一

圈圈金灿灿的麦子正铺满场地，不料狂风骤起，雷声滚滚，一场抢时间、拼速度的“抢场”战役打响了，扫麦子，堆垛子，盖苫布，人声鼎沸，忙作一团。

往事悠悠，我至今感慨父老乡亲在“抢场”中所迸发出的团结和大无私。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别管刚才还来势汹汹，眨眼间雨过天晴、长虹卧波。大家又忙着晒麦子，场地上，小燕子翩翩起舞，孩子们追逐嬉戏。

“机影穿梭金穗间，利剑飞旋似电鞭。铁镰霍霍干畴过，片刻化作电子钱。”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农业机械化为乡村振兴插上了腾飞的翅膀，改写着农民的幸福指数。传统的石碾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过去绵延三伏的“麦收持久战”，现在片刻颗粒归仓，农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，看到的是金色的收获，闻到的是醉人的麦香，尝到的是大自然的恩赐，享受到的是美好的生活。

麦收，是一场热火朝天的农耕盛事，是一场饱蘸喜悦的丰收盛宴，是一段难忘的美好记忆。每一个麦收季，总有金色的麦浪，忙碌的麦收，浓郁的麦香，在眼前翻滚，在记忆里回响，在唇齿间流淌。

炊乡烟火

风北韵疆

肉，肉是牧民家养的羊，肥瘦相间，炖得烂烂的，土豆吸足了肉香，软得能捣成泥。那时候细粮金贵，白面馒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，平时都是玉米窝头，黄澄澄的，就着沙葱拌豆腐，能吃两个。有一次父亲赶车去百灵庙，捎来一小袋白面，母亲蒸了一锅馒头，喧腾腾的，我一口气吃了三个，撑得晚上睡不着觉，躺在炕上摸着肚子，闻着窗外飘来的牛粪味，觉得日子就像这馒头一样，扎实又温暖。

春天剪羊毛的时候，院子里满是雪白的羊毛，风一吹，就有细小的绒毛飘起来，粘在脸上、睫毛上，痒痒的。母亲坐在小板凳上，用纺锤把羊毛纺成线，线轴转得嗡嗡响，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像撒了一层银粉。压成的羊毛毡要放在锅里煮，煮得越久越结实，穿在脚上，能把寒气挡在几寸之外。父亲的皮大衣是用老羊皮做的，毛长而密，里子缝着蓝布，他总说这是“草原上的貂皮”，每次出门前都要抖一抖，把沾在上面的草籽抖掉。

离开查干哈达草原的那年夏天，我背着行李站在艾布盖河边。河水还是那么清，河边的沙葱长得正旺，几只野鸭子在水面上游来游去，划出一道波纹。母亲站在身后，手里攥着刚烙好的玉米饼，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。她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草原的风。父亲蹲在地上抽烟，火星明明灭灭，像远处天上的星星。我知道他们舍不得我走，就像舍不得那些要迁徙的羊群，但草原上的鹰总是要飞向更远的天空。

后来我走了很多地方，吃过精致的宴席，住过暖和的楼房，可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被一股熟悉的气息拽回查干哈达草原。可能是冬夜里闻到的煤烟味，可能是菜市场里看到的沙葱，甚至是某次雨后空气里的青草香——故乡的味道，早就顺着血脉，流进了我的骨髓里。

去年秋天回去，查干哈达的土坯房大多换成了砖瓦房，屋檐下不再堆着牛粪，取而代之的是太阳能板。艾布盖河的水比从前浅了些，但河边的沙葱依旧长得茂盛，摘一把嚼在嘴里，还是当年的味道。夕阳西下时，我站在草原上，看远处的羊群被染成金色，炊烟从砖瓦房的烟囱里升起来，细细的，像一根线，一头拴着故乡，一头拴着漂泊的我。

风又吹起来了，带着胡杨林的气息，拂过脸颊时，像母亲当年的手。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这片草原永远在等我，就像那些雪地上的脚印，无论被多少新雪覆盖，总会在某个清晨，清晰地浮现出来，指引着回家的路。查干哈达，这四个字念在嘴里，就像含着一颗红豆蔻，甜丝丝的，带着一生的牵挂。

圈圈金灿灿的麦子正铺满场地，不料狂风骤起，雷声滚滚，一场抢时间、拼速度的“抢场”战役打响了，扫麦子，堆垛子，盖苫布，人声鼎沸，忙作一团。

往事悠悠，我至今感慨父老乡亲在“抢场”中所迸发出的团结和大无私。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别管刚才还来势汹汹，眨眼间雨过天晴、长虹卧波。大家又忙着晒麦子，场地上，小燕子翩翩起舞，孩子们追逐嬉戏。

“机影穿梭金穗间，利剑飞旋似电鞭。铁镰霍霍干畴过，片刻化作电子钱。”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农业机械化为乡村振兴插上了腾飞的翅膀，改写着农民的幸福指数。传统的石碾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过去绵延三伏的“麦收持久战”，现在片刻颗粒归仓，农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，看到的是金色的收获，闻到的是醉人的麦香，尝到的是大自然的恩赐，享受到的是美好的生活。

麦收，是一场热火朝天的农耕盛事，是一场饱蘸喜悦的丰收盛宴，是一段难忘的美好记忆。每一个麦收季，总有金色的麦浪，忙碌的麦收，浓郁的麦香，在眼前翻滚，在记忆里回响，在唇齿间流淌。

远看，一条河在纸上轻描，近看，纸被水咬破，墨迹洒向两岸。一个人来，又走，脚印在水面漂成落叶，落叶不沉，像忘了重量。河弯九次，每一次都把一条直路，折成问号，水从不回答，只把声音磨圆，交给下游的人。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。

一个人来，又走，脚印在水面漂成落叶，落叶不沉，像忘了重量。河弯九次，每一次都把一条直路，折成问号，水从不回答，只把声音磨圆，交给下游的人。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。

一个人来，又走，脚印在水面漂成落叶，落叶不沉，像忘了重量。河弯九次，每一次都把一条直路，折成问号，水从不回答，只把声音磨圆，交给下游的人。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。

一个人来，又走，脚印在水面漂成落叶，落叶不沉，像忘了重量。河弯九次，每一次都把一条直路，折成问号，水从不回答，只把声音磨圆，交给下游的人。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。

一个人来，又走，脚印在水面漂成落叶，落叶不沉，像忘了重量。河弯九次，每一次都把一条直路，折成问号，水从不回答，只把声音磨圆，交给下游的人。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。

一个人来，又走，脚印在水面漂成落叶，落叶不沉，像忘了重量。河弯九次，每一次都把一条直路，折成问号，水从不回答，只把声音磨圆，交给下游的人。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。

一个人来，又走，脚印在水面漂成落叶，落叶不沉，像忘了重量。河弯九次，每一次都把一条直路，折成问号，水从不回答，只把声音磨圆，交给下游的人。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。

一个人来，又走，脚印在水面漂成落叶，落叶不沉，像忘了重量。河弯九次，每一次都把一条直路，折成问号，水从不回答，只把声音磨圆，交给下游的人。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。

走笔阿尔山  
(组诗)

□多兰

山镜

在驼峰岭，一汪水蹲在山腰像谁家忘记带走的镜子照过羊群，也照过放羊的人照过一弯刀，也照过弯刀上慢慢暗下来的血

它不说话，只是亮着亮给风，也亮给风里的旧事亮给慕名而来的人群，也亮给人群走后扬起的尘土，亮给所有想低头的人让他们顺便看看自己

有人把它当眼，有人把它当井有人俯身一捧喝到的却是自己

它不管这些，只管把天抱在怀里把云抱在怀里，把没人认领的孤独抱在怀里

等天黑透了，它就悄悄把这一切还给山还给夜还给那些再也回不来的脚印

三潭峡

我来时，它已先我一步把整座山劈成两半，像劈开一颗核桃

露出里面的沟沟壑壑和一条不肯老去的河流

它响着，不是嗓子响是骨头在响，是整条峡谷的骨头在替它磨牙。落叶、松果、驯鹿的骨殖一路向下滚滚着滚着就滚成了，我们的前世

上早已烧光，火山灰盖住了马蹄盖住了先知的耳语，却盖不住它继续往下流的决心，它非要把自己流成一面镜子，好让天空低头照一照，自己碎掉的脸

我在找道边看见它，忽然就宽了仿佛一个人，忽然把紧握的拳头松开

掌心全是说不出的小命暗泉从四面八方，偷偷溜进来像一群迟到的小学生，踮着脚尖把书包塞进它的怀里

它不再唱歌了，它改用耳朵听——听堤坝胸口里，上游留下的闷吼听沙石下沉时，发出“扑通”一声像把答案，咽回肚里

最后，它干脆躺下把自己摊成一张旧地图，火焰似的光

在上面来回走动，替它把不能移动的事物一一指认：这块石头是旧伤疤，那截倒木是去年冬天没回复的话，而那一缕晃动的倒影，正是它刚刚替我们活过的又一生

九曲乌兰河

远看，一条河在纸上轻描，近看，纸被水咬破，墨迹洒向两岸

一个人来，又走，脚印在水面漂成落叶，落叶不沉，像忘了重量

河弯九次，每一次都把一条直路，折成问号，水从不回答，只把声音磨圆，交给下游的人

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

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

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

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

一个人蹲在河边，用耳朵盛水，听见体内有另一条河，也在拐弯——两股水，隔着皮肤，互相打听起来

星诗空

额仑湖畔

林殿波 摄